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大易粹言卷四十一

宋　方聞一　編

☶☱ 兊下艮上

伊川先生曰損序卦解者緩也緩必有所失故受之以損縱緩則必有所失失則損也損所以繼解也爲卦艮上兊下山體高澤體深下深則上益高爲損下益上之義又澤在山下其氣上通潤及草木百物是損下而益上也又下爲兊説三爻皆上應是説以奉

上亦損下益上之義天下兌之成兌由六三之變也上艮之成艮自上九之變也三本剛而成柔上本柔而成剛亦損下益上之義損上而益於下則為益取下而益於上則為損在人上者施其澤以及下則益也取其下以自厚則損也譬諸壘土損於上以培厚其基本則上下安固矣豈非益乎取於下以增上之高則危墜至矣豈非損乎故損者損下益上之義益則反是易傳

損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

伊川先生曰損減損也凡損抑其過以就義理皆損之道也損之道必有孚誠謂至誠順於理也損而順理則大善而吉所損无過差可貞固常行而利有所往也人之所損或過或不及一有或常字或不常一作當皆不合正理非有孚也非有孚則无吉而有咎非可貞之道不可行也○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聖人以寧儉爲禮之本故於損發明其義以享祀

言之享祀之禮其文最繁然以誠敬為本多儀備物所以將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為偽矣損飾所以存誠也故云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之約可用享祭言在乎誠而已誠為本也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勝也峻宇彫墻本於宫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逺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

天理而已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名卦之義以一損無復謂之損損而復益謂之益故二卦皆有損義而其名則難同也世以損有損下厚巳之意故以損爲非美然損善損惡損下損上損其過與不及或損而爲君子或損而爲小人一治一亂莫不謂之損也文王取損惡益善爲言孔子因之至益則彖言民說無疆然後知損亦有損下厚巳之意也聖人之旨深矣損惡之至至於有孚

是以元吉无咎有可貞之道亦利於有行也曷之用二簋可用享猶言何必用多儀所以損其過也且禮者中也過則為偽不可謂之禮是以可損也易說

彖曰損損下益上其道上行損而有孚元吉无咎可貞利有攸往曷之用二簋可用享二簋應有時損剛益柔有時損益盈虛與時偕行

伊川先生曰損之所以為損者以損於下而益於上也取下以益上故云其道上行夫損上而益下則為

益損下而益上則為損損基本以為高者豈可謂之益乎○元吉者謂損而以至誠則有此元吉以下四者損道之盡善也○夫子特釋曷之用二簋可用享卦辭簡直謂當損去浮飾曰何所用哉二簋可以享也厚本損末之謂也夫子恐後人不達遂以為文飾當盡去故詳言之有本必有末有實必有文天下萬事无不然者无本不立无文不行父子主恩必有嚴順之體君臣主敬必有承接之儀禮讓存乎内待威

儀而後行尊卑有其序非物釆則一作而無别文之與實相須而不可闕也及夫文之勝末之流遠本喪實乃當損之時也故云曷所用哉二簋足以薦其誠矣謂當務實而損飾也夫子恐人之泥言也故復明之曰二簋之質用之當有時非其所用而用之不可也謂文飾未過而損之與損之至於過甚則非也損剛益柔有時剛爲過柔爲不足損益皆損剛益柔也必順時而行不當時而損益之則非也○或損或益或

盈或虛唯隨時而已過者損之不足一作及者益之虧者盈之實者虛之與時偕行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損下益上損剛益柔非可常行必有孚元吉无咎可貞然後利有所進故下云有時易說

廣平游氏曰損之三陽皆損已者也三陰皆受益者也損已者或資諸物或取諸身資諸物者損上益下如初九是也取諸身者損剛益柔若九二上九是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損而剛柔皆應故有孚損之不以其道則民不應不應則不孚不孚則凶咎隨之矣尚可以爲正乎不可正則无往而可也損之以其道而民弗厲雖不盈禮鬼神其享之矣故二簋可用享易說

白雲郭氏曰損自泰來乾之九三損而戍兊坤之上六益而爲艮在卦之象以剛變柔謂之損以柔變剛謂之益故曰損下益上以義言之則下流惡也上善善也損惡益善則道日進故卦言利有攸往而彖言

其道上行也或不知居尊之義損天下以奉一人則善日消而惡日進矣近儒方究多儀備物之享不知損過復禮之義則天下不勝其僞矣伊川曰享祀之禮以誠敬爲本儀物所以飾其誠敬之心飾過其誠則爲僞矣斯言盡之也祀事在所損則其它可知二簋應有時者當末俗繁文之世二簋可享也時方得禮之中則二簋爲不及矣所謂可用享者蓋欲著誠去僞損其末節寧儉之意也可僅辭也非中禮之享

也損剛者損乾之三也益柔者益坤之上也損剛益柔有時者亦猶二簋之享剛亦有時而不可損也故損益盈虛之道又有時焉過其時則道與偕行矣以此見聖人非固爲損益皆因其時而已易說

象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欲

伊川先生曰山下有澤氣通上潤與深下以增高皆損下之象君子觀損之象以損於已在修已之道所當損者唯忿與欲故以懲戒其忿怒窒塞其意欲也

易傳

龜山楊氏曰君子之脩德可損者莫過乎忿欲忿之不懲必至於遷怒欲之不窒必至於貳過易說

○五事以思爲主故思曰睿睿作聖則德以思而後成也易曰損德之脩也而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欲則德之脩也所當損者惟忿欲而已故德以思而成以忿欲而敗而九思始於視聽貌言而終於忿思難見得思義者以此語解

白雲郭氏曰山澤言二卦之體損之所以為損彖言損下益上而已忿欲小人之道也惡之所積偽之所生也必先懲忿窒欲以去小人之道然後君子此損所以為一損不復而繫辭曰損德之脩也然欲者平居无時不生故直欲窒之忿有時而作也遇作之時則懲之而已_{易說}

初九已事遄往无咎酌損之象曰已事遄往尚合志也

伊川先生曰損之義損剛益柔損下益上也初以陽

剛應於四以陰柔居上位賴初之益者也下之益上當損已而不自以爲功所益於上者事既已則速去之不居其功乃无咎也若享其成功之美非損已益上也於爲下之道爲有咎矣四之陰柔賴初者也故聽於初初當酌度其宜而損已以益之過與不及皆不可也○尚上也時之所崇用爲尚初之所尚者與上合志也四賴於初初益於四與上合志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損剛益柔有時損不可過抑而居下有

爲而然故事已則當速反於上與四合志損不以中未免於咎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損之初九曰已事遄往所謂事者損之事也言損初之實以益四之虛也未事而往則恭敬无實而人未孚後事而緩往則於疾无損而事不濟四之志欲損其疾而初遄往使遄有喜焉故曰尚合志也然損下以益上者或失其節則後難繼故必酌損之易說

白雲郭氏曰繫辭曰損先難而後易已事謂巽先難之事也遄往後易也以其道先難故言之於初也已事遄往則无咎以明難事未已往則咎矣以彖觀之損下爲先難之事也以象觀之懲忿窒欲爲先難之事也酌損之者酌其宜而損之過與不及皆非酌損也彖言已事遄往尚合志者蓋損下益上則其道上行是以上合六四之志顏淵問克己復禮孔子告以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顏淵請事

斯語所謂已事酌損也所謂懲忿窒欲也所謂先難也脩德也損之道如是而已易說

九二利貞征凶弗損益之象曰九二利貞中以為志也

伊川先生曰二以剛中當損剛之時居柔而說體上應六五陰柔之君以柔說應上則失其剛中之德故戒所利在貞正也征行也離乎中則失其貞正而凶矣守其中乃貞也弗損益之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

而已一无而已字非損已而一有以字益上也世之愚者有雖

无邪心而唯知竭力順上爲忠者蓋不知非損益之

之義也○九居二非正也處說非剛也而得中爲善

若守其中德何有不善豈有中而不正者豈有中而

有過者二所謂利貞以中爲志也志存乎中則自正

矣大率中重於正中則正矣正不必中也能守中則

有益於上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陽居陰剛德已損故以征則凶能志

於正則雖損非損其實受益易說

廣平游氏曰兌之情說而陽之性好動故損之九二有利貞征凶之戒蓋二旣得中矣恐其銳於有爲而失中或至於畔道也由中出者旣已與人已愈多故曰弗損益之而其益无方也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損不可過也故初則酌損之二得中故利正征則凶矣滿招損謙受益中以爲志則有受益之道也故弗損益之自初九至此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能已事遄往故二有可貞之道可貞而言征凶者三損於上足以致益二復損之則過矣故以征爲凶而弗損也弗損所以益德也九二得中故曰中以爲志易說

六三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象曰一人行三則疑也

明道先生曰道二仁與不仁而已自然理如此道无无對有陰則有陽有善則有惡有是則有非无一亦

无三故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只是二也入關語録

伊川先生曰損者損所餘也益者益不足也三人謂下三陽上三陰三陽同行則損九三以益上三陰同行則損上六以爲二三人行則損一人也上以柔易剛而謂之損但言其減一耳上與三雖本相應由二爻升降而一卦皆成兩相與也初二二陽四五二陰同德相比三與上應皆兩相與則其志專皆爲得其

友也三雖與四相比然異體而應上非同行者也三人則損一人一人則得其友蓋天下无不二者一與二相對待生生之本也三則餘而當損矣此損益之大義也夫子又於繫辭盡其義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言致一也絪緼交密之狀天地之氣相交而密則生萬物之化醇醇謂醲厚醲厚猶精一也男女精氣交構則化生萬物唯精醇專一所以能生

也一陰一陽豈可二也故三則當損言專致乎一也天地之間當損益之明且大者莫過此也○一人行而得一人乃得友也若三人行則疑所與矣理當損去其一人損其餘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六三本為上六與坤同體若連茹彚征三人並行則反非益上之道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上之所任者在道故三得於上為得友者以道言也下之所任者在事故上得於三為得

臣臣者以事上言也三人行三陰之象也三陰雖同類而志不一於上則於三反爲累也故曰損一人蓋德二三故也一人行則三與上爲正應故曰得其友蓋德惟一故也已之德二三能无疑乎莊子所謂汝何與人偕來之衆者亦言用志之不一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陰虛而陽實故陽施而陰受受則益施則損蓋天地之義也艮三索而得男兌三索而得女乾坤交索而男女成焉故三之與上所以有構精絪

絪之義也夫天地之絪緼男女之構精其致一至矣是理也可以意致而言之所不能喻也以乾之三而索於坤則是三人行而損一人也索之而男女成焉是得其友也乾坤合而損益之義著非致一其孰能與此哉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人三陽也三陽彚征而損一人謂六三之損也一人行者上九之行也上九行而下得六三爲應故云得其友也以泰之乾坤論之則三乾也

上坤也乾坤交變故繫辭言天地絪緼也以三人一人言之則六三兊女也上九艮男也故繫辭言男女構精也三則疑者損之成卦由六三上九之應得其友也三爻雖皆應而非艮兊成卦之主不可言得其友故一人行則可三則疑也三陽盛極必損之道故於六三言此易說

六四損其疾使遄有喜无咎象曰損其疾亦可喜也

伊川先生曰四以陰柔居上與初之剛陽相應在損

時而應剛能自損以從剛陽也損不善以從善也初之益四損其柔而益之以剛損其不善也故曰損其疾疾謂疾病不善也損於不善唯使之遄速則有喜而无咎人之損過唯患不速速則不至於深過為可喜也○損其所疾固可喜也云亦發語辭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六三志應於上近不相得不固其路使速應於上則初九之應无所間阻故曰損其疾使彼有喜故已亦可喜而无咎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物之出有限故必酌損之而所益不過亦可喜而已已則有疾初无可喜也因人以去之故曰亦可喜也○六五自上祐六四得其友而為上九忘家之臣豈徒損其疾而已哉並易說

龜山楊氏曰損之為卦用下益上則上皆獲益者也六四承乘皆陰偏於陰者也陰陽失其平則為疾初與已應得陽而損其疾也為損而至於損其疾亦可喜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疾害已者也先損其害已者然後遄有喜猶已事遄往皆先難後易之義也先損其疾至於遄有喜是以无咎初九六四之辭略相類者上下皆為損之初也亦可喜者能損其疾雖未至於道之大成已可喜矣意必固我人之疾也孔子絶之遷怒貳過人之疾也顔子去之謂之損其疾者如此故曰損以遠害易說

六五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象曰六五元吉自

上祐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於損時以中順居尊位虛其中以應乎二之剛陽是人君能虛中自損以順從在下之賢也能如是天下孰不損已自盡以益之故或有益之之事則十朋助之矣十衆辭龜者決是非吉凶之物衆人之公論必合正理雖龜筴不能違也如此可謂大善之吉矣古人曰謀從衆則合天心所以得元吉者以其能盡衆人之見合天地之理故自上天

降之福祐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龜弗能違言受益之可必信然不疑也

或益之上九自外來而比之況其下者乎（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損之時柔得尊位虛已而下人則謙受益時乃天道天且不違況於人乎況其鬼神乎宜其益之者至矣故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元吉（易說）

白雲郭氏曰當損之時下損上益故居尊之位无不益也十朋之龜元龜也益之至豈獨人事而已雖元

龜之靈弗能違此其所以元吉也洪範曰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六五之元吉猶洪範之大同也自上祐者所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龜之弗違鬼神從之也先言或益之者由人益之而言也先儒皆以十朋爲十龜神龜靈龜之屬非也夫貝十朋之龜謂元龜也六五之辭與益之六二同者損至六五疑於益矣又其反對之道同也或益之謂來益之不一以見人從之多也 易說

上九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象曰弗損益之大得志也

伊川先生曰凡損之義有三損己從人也自損以益於人也行損道以損於人也損己從人徙於義也自損益人及於物也行損道以損於人行其義也各因其時取大者言之四五二爻取損己從人下體三爻取自損以益人損時之用行損道以損天下之當損者也上九則取不行其損爲義九居損之終損極而

當變者也（一无者字）以剛陽居上若用（一有其字）剛以損削於下非爲上之道其咎大矣若不行其損變而以剛陽之道益於下則无咎而得其正且吉也如是則宜有所往往則有益矣在上能不損其下而益之天下孰不服從從服之衆无有內外也故曰得臣无家得臣謂得人心歸服无家謂无有遠近內外之限也○大得志也者居上不損下而反益之是君子大得行其志也君子之志唯在益於人而已（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上九本爲九三雖爲損下其實上行故云弗損益之損終反益反如益卦損上而益下則可大得志至于得臣无家言所有之多也以剛在上受下之益多矣故无所施損當反益於下故曰弗損益之易說

廣平游氏曰得臣无家謂三之致一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居損之上損之極矣損下益上至於極而不知止則終必亡而已矣能止而有節豈惟足以

補過猶可正而有為得臣而无家也故曰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上九陽止乎上能止而有節者也德宗之播遷卒有忠智之臣為之謀遂至復國非得臣无家之效歟易說

白雲郭氏曰一人行而得其友者上九也故无咎貞吉利有攸往是由損下益上其道上行之所致也得臣无家者天地男女君臣皆一象也得臣即得友之義无家者致一之臣象言大得志者脩德而至於无

咎貞吉居上而得臣无家在損之時大得志者无踰於此矣上九爲損道之成益且至矣无家之臣謂六三也易説

大易粹言卷四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大易粹言卷四十二至四十六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盧遂

謄録監生臣董邦本

大易粹言卷四十六

宋　方聞一　編

䷩ 震下 巽上

伊川先生曰益序卦損而不已必益故受之以益盛衰損益如循環損極必益理之自然益所以繼損也爲卦巽上震下雷風二物相益者也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兩相助益所以爲益此以象言也巽震二卦皆由下變而成陽變而爲陰者損也陰變而爲陽

者益也上卦損而下卦益損上益下所以為益此以義言也下厚則上安故益下為益易傳

益利有攸往利涉大川

伊川先生曰益者益於天下之道也故利有攸往益之道可以濟險難利涉大川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損益實一道相須以成德有損而後有益故聖人先求損脩德之序也損而致益損之得也損而无益損之失也得則為善為君子失則為惡為

小人此損之道有二也益一而已然損主止益主動止故有孚元吉无咎而後利有攸往益繼止以動故利有攸往而利涉大川也益象虛中而上下二卦皆木所以利涉大川損益之道相爲終始故二卦之辭其義相繼 易說

彖曰益損上益下民說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利有攸往中正有慶利涉大川木道乃行益動而巽日進无疆天施地生其益无方凡益之道與時偕行

伊川先生曰以卦義與卦才言也卦之爲益以其損上益下也損於上而益下則民說之无疆謂无窮極也自上而降已以下下其道之大光顯也陽下居初陰上居四爲自上下下之義○五以剛陽中正居尊位二復以中正應之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天下受其福慶也○益之爲一无爲字道於平常无事之際其益猶小當艱危險難則所益至大故利涉大川也於濟艱險乃益道大行之時也益誤作木或以爲上

巽下震故云木道非也○又以二體言卦才下動而上巽動而巽也爲益之道其動巽順於理則其益日進（一本益字在日進下）廣大无有疆限也動而不順於理豈能成大益也○以天地之功言益道之大聖人體之以益天下也天道資始地道生物天施地生化育萬物各正性命其益可謂无方矣方所也有方所（一无所字）則有限量无方謂廣大无窮極也天地之益萬物豈有窮際乎○天地之益无窮者理而已矣聖人利益天

下之道應時順理與天地合與時偕行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上巽下動者損上益下之道木以動而巽故利涉大川否卦九四下而爲初九故曰天施地生又曰損上益下又曰自上下下易說

白雲郭氏曰益自否來乾之九四損而成巽坤之初六益而爲震是損上之四益下之初也民說无疆者言其爲君而學下也損不以君民爲言者蓋其所損或善或惡其道皆上行耳損惡而上行則德日進矣

損善而上行是自厚私己之道也故與益爲巽也然自脩德言之則先損以遠害後益以興利是以其道大光也利有攸往言往而興利是以中正之道益天下斯天下有慶矣木道乃行者益之卦象與中孚相類中孚之利涉大川以乘木舟虛也益之震巽皆爲木道雖未若中孚之舟虛亦木道行而利涉矣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取諸益者亦木道之行也益動而巽則无盈滿之累故日進

无疆顔淵有若無實若虚終日不違如愚所以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孔子曰益長裕而不設故益裕道也雖天施地生其益无方亦長裕不設之大者耳聖人法天地是以中正有慶也損言損益盈虚與時偕行則并損益言之益言凡益之道至是損爲已事則无損矣惟有益而已與時偕行以言其日進而不已也

易說

象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

伊川先生曰風烈則雷迅雷激則風怒二物相益者也君子觀風雷相益之象而求益於己爲益之道无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也見善能遷則可以盡天下之善有過能改則无過矣益於人者无大於是易傳

白雲郭氏曰子夏傳曰雷以動之風以散之萬物皆益也天施地生所以益萬物者莫盛於雷風也損之象言懲忿窒慾益言脩德之始務損去其惡也其惡既損則見善自遷矣然猶曰有過則改者非謂懲窒

忿慾之未盡也蓋遷善之際猶或有失焉有之又當不憚改也過謂過失耳非若忿慾之為惡也顏子三月不違仁則亦有違矣不遠復則亦有未復之時矣所謂過也是以顏子克己之始於視聽言動之非禮者皆勿而絕之所謂懲忿窒慾也及其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又弗失所謂見善則遷也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孔子以謂殆庶幾所謂有過則改也語亦以不遷怒不貳過言之不遷怒則所遷者善

矣故懲忿窒慾始也見善則遷中也有過則改終也知此則損益之道盡矣易說

初九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

伊川先生曰初九震動之主剛陽之盛也居益之時其才足以益物雖居至下一无至字下而上有六四之大臣應於己四巽順之主上能巽於君下能順一作巽於賢才也在下者不能有爲也得在上者應從之則宜以

其道輔於上作大益天下之事利用為大作也居下而得上之用以行其志必須所為大善而吉則无過咎不能元吉則不惟在已有咎乃累乎上為上之咎也在至下而當大任小善不足以稱也故必元吉然後得无咎○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為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為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為知人已當之為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剛陽之德施益於下故利用大作然必元吉乃无咎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損爲益之始益爲損之終損益者始終之道也在損之初言當已事至益之初則遄往之時矣故言利用爲大作而繫辭言益以興利其義一也自益之一卦言之則初九爲益之始自損而至於益言之則初九道已成矣先難之事已矣言乎得失則元吉論其脩德則无咎當興利之初故利爲大作也

損益二卦終始相通故其辭意相接損之上九曰弗損益之无咎貞吉利有攸往得臣无家而象言大得志益之初九言利用為大作元吉无咎蓋所以終利有攸往之辭亦知其大得志也猶之卦辭損自有孚終於利有攸往而益之卦辭以利有攸往為始也下不厚事者益之初九非先難之時故雖在下而不必厚於事是以直以長裕之道大有為以益天下自然元吉无咎也事如懲忿窒慾損惡之事固當厚而不

敢怠然德既有成當利澤天下非厚事之時也何以知其德之成蓋方忿未懲慾未窒之時非獨无以致元吉亦且未能補過而无咎矣易說

六二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永貞吉王用享于帝吉

象曰或益之自外來也

伊川先生曰六二處中正而體柔順有虛中之象人處中正之道虛其中以求益而能順從天下孰不願告而益之孟子曰夫苟好善則四海之內皆將輕千

里而來告之以善夫滿則不受虛則來物理自然也故或有可益之事則衆朋助而益之十者衆辭衆人所是理之至當也龜者占吉凶辨是非之物言其至是龜不能違也永貞吉就六二之才而言二中正虛中能得衆人之益者也然而質本陰柔故戒在常永貞固則吉也求益之道非永貞則安能守也一作損之六五十朋之則元吉者蓋居尊自損應下之剛以柔而居剛柔爲虛受剛爲固守求益之至善故元吉

也六二虛中求益亦有剛陽之應而以柔居柔疑從益之未固也故戒能常永貞固則吉也王用享于帝吉如二之虛中而能永貞用以享上帝猶當獲吉况與人接物其意有不通乎求益於人有不應乎祭天天子之事故云王用也、旣中正虛中能受天下之善而固守則有有益之事衆人自外來益之矣或曰自外來豈非謂五乎曰如二之中正虛中天下孰不願益之五為正應固在其中矣

横渠先生曰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言損上益下之道理不可易人皆信之雖十朋之龜亦不能違此道也往見損九五居中體柔蒙上之益脩報於下享帝之美莫盛於此焉或益之必有自外來而益之者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損益本一道相須以相成以二卦反對言之則損之上益之初損之五益之二也故損上益初其辭相屬而損五益二又大同矣自損五之下去

益既遠於益爲不及自益二之上去損復遠其辭爲已過矣六二柔順中正人之所與故或益之十朋之龜弗克違也或者來益而不一之辭損之六五曰元吉自然之吉也此曰永貞吉久而有守斯爲吉也君臣之道不同故其爲吉亦異或益之人益之也十朋之龜弗克違鬼神益之也王用享于帝吉天益之也益象虛中而六二謙以居之是以致益之多天且弗違況於人與鬼神乎在謙之彖言天道益謙鬼神福

謙人道好謙益之六二皆得之伊川曰人之爲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己而益之者自外來是也苟爲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來是也易說

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象曰益用凶事固有之也

伊川先生曰三居下體之上在民上者也乃守令也居陽應剛處動之極居民上而剛決果於爲益者

（者字）也果於爲益用之於凶事則无咎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三居下之上在下當承稟於上安得自任擅爲益乎惟於患難非常之事則可量宜應卒奮不顧身力庇其民故无咎也下專自任上必忌疾雖當凶難以（一无以字）義在可爲然必有其孚誠而所爲合於中道則誠意通於上而上信與之矣專爲而无爲上愛民之至誠固不可也雖有誠意而所爲不合中行亦不可也圭者通信之物禮云大夫執圭而使所以申

信也凡祭祀朝聘用圭玉所以通達誠信也有誠孚而得中道則能使上信之是猶告公上用圭玉也其孚能通達於上矣在下而有爲之道固當有孚中行又三陰爻而不中故發此義或曰三乃陰柔何得反以剛果任事爲義曰三質雖本陰然其居陽乃自處以剛也應剛乃志在乎剛也居動之極剛果於行也以此行益非剛果而何易以所勝爲義故不論其本質也○六三益之獨可用於凶事者以其固有之也

謂專固自任其事也居下當禀承於上乃專任其事惟救民之凶災拯時之艱急則可也乃處急難變故之權宜故得无咎若平時則不可也伊川易傳

横渠先生曰中行者不私於應无所偏係也用心不私以拯凶難雖非王者之佐可以用之牧伯以為藩屏之臣矣體躁居陽上有剛應持此施益用拯凶難乃其固能也故无咎可必然亦須執禮告上公而行方合中道其曰告公者未足專進為王者之佐也易說

廣平游氏曰益則吉矣而用凶事者所謂吉人凶其吉也三居下體之上當震動之極不用凶事則髙而危滿而溢矣非固有之道也所謂凶事者非必衣帛冠布梠而損之行恭而用儉所以固有之也三本剛體而以柔居之故有用凶事之象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三居動之極爲益之過者過於益下雖不爲凶而用於患難之際則得其宜而无咎也有孚中行告公用圭者信以行之貴於得中而後可以

告公用圭也告公用圭治世之禮也益之過厚用於患難則可固有苟欲用之平世非有孚以中道行則不能固有矣此明時有不同其用亦異也伊川曰凶事謂患難非常之事然則孟子謂拯民於水火之時也易說

六四中行告公從利用為依遷國象曰告公從以益志也

伊川先生曰四當益時處近君之位居得其正以柔

巽輔上而不順應於初之剛陽如是可以益於上也惟處不得其中而所應又不中是不足於中也故云若行得中道則可以益於君上告於上而獲信從矣以柔巽之體非有剛特之操故利用爲依遷國爲依依附於上也遷國順下而動也上依剛中之君而致其益下順剛陽之才以行其事利用如是也自古國邑民不安其居則遷遷國者順下而動也○文辭但云得中行則告公而獲從象復明之曰告公而獲從

者告之以益天下之志也志苟在於益天下上必信而從之事君者不患上之不從患其志之不誠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以陰居陰體巽應卑持此施益可以爲依遷之國純用卑柔仍告上公見從方可用事无剛故也不足告王故曰告公○本爲初六寄位於四居陰體巽所趨在下以爲依遷之國人所容信然必中行不私然後可告必見從蓋上以益下爲心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四失中故皆以中行戒之非有為之地居巽之下不能自動以益人故欲有行也告公而已欲遷國也依人而已不能自用也告公者以益天下之志告之也易說

九五有孚惠心勿問元吉有孚惠我德象曰有孚惠心勿問之矣惠我德大得志也

伊川先生曰五剛陽中正居尊位又得六二之中正相應以行其益何所不利以陽實在中有孚之一无之字

象也以九五之德之才之位而中心至誠在惠益於物其至善大吉不問可知故云勿問元吉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權苟至誠益於（一作於益）天下天下受其大福其元吉不假言也有孚惠我德人君至誠益於（一作於益）天下天下之人无不至誠愛戴以君之德澤爲恩惠也○人君有至誠惠益天下之心其元吉不假言也故云勿問之矣天下至誠懷吾德以爲惠是其道大行人君之志得矣（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能致益者君也而其求益者天下之民也有孚惠心則所以致益者有至誠之道焉此其所以元吉也有孚惠我德則天下之民求益而得益志誠懷我之德矣此其所以大得志也益之道於是爲至損之上九言大得志蓋自損得益而爲得志也此言大得志蓋君有惠天下之志至於天下信而懷其德是爲大得志之時也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九五之謂也勿問者有孚惠心无

所擇也猶彖言天施地生而曰无方繫辭言益之長裕而曰不設皆无限極之意[易說]

上九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象曰莫益之偏辭也或擊之自外來也

伊川先生曰上居无位之地非行益於人者也以剛處益之極求益之甚者也所應者陰非取善自益者也利者衆人所同欲也專欲益已其害大矣欲之甚則昏蔽而忘義理求之極則侵奪而致仇怨故夫子

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孟子謂先利則不奪不饜聖賢之深戒也九以剛而求益之極衆人所共惡故无益之者而或攻擊之矣立心勿恒凶聖人戒人存心不可專利云勿恒如是凶之道也所謂一作當速改也○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无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云莫益之者非其偏

已之辭也苟不偏己合於公道則人亦益之何爲擊之乎既求益於人至於甚極則人皆惡而欲攻之故擊之者自外來也人爲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六二中正虛己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苟爲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上九求益之極擊之者自外而至是也繫辭曰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君子脩此三者故全也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懼以語則民不應也无交而求則民不與也莫之與則傷

之者至矣易曰莫益之或擊之立心勿恒凶君子言動與求皆以其道乃完善也不然則取傷而凶矣易傳

横渠先生曰未嘗損已而云莫益之作易者因益卦而言爾○體剛質巽志應在下位亢於上故立心勿恒或擊之反或益之之義爲文故又云自外來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下之理高極者必危滿極者必溢是

以益贊于禹曰滿招損謙受益詩人美成王言能持盈守成則知盈滿之戒古人深慎之也益之上九益道既極其損將至故莫益之莫益之者莫之與益也莫之與益則惟傷之者至是以至於或擊也夫以乾之健猶有姤以坤之順猶有復物之所不能免者當是時也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尚懼不免於擊況立心勿恒之人乎其凶宜矣偏辭者言莫益之之辭謂一偏益不已不知持滿之戒故至於極而莫

之與是所以謂之偏也持滿之道何如孔子所謂安其身易其心定其交是也且方益之時天地人鬼无或不致益焉及其極也外來之擊斯亦衆矣謙言天道虧盈鬼神害盈人道惡盈益而至於盈其害必至與豐之上六闚其户閴其无人三歲不覿凶其義皆同易說

大易粹言卷四十二

大易粹言卷四十三

宋 方聞一 編

䷪ 乾下兌上

伊川先生曰夬序卦益而不已必決故受之以夬夬者決也益之極必決而後止理无常益益（一无下益字）而不已乃決也夬所以次益也為卦兌上乾下以二體言之澤水之聚也乃上於至高之處有潰決之象以爻言之五陽在下長而將極一陰在上消而將盡

衆陽上進決去一陰所以為夬也夬者剛決之義衆陽進而決去一陰君子道長小人消衰將盡之時也

易傳

夬揚于王庭孚號有厲告自邑不利即戎利有攸往

伊川先生曰小人方盛之時君子之道未勝安能顯然以正道決去之故含晦俟時漸圖消之之道今既小人衰微君子道盛當顯行之於公朝使人明知善惡故云揚于王庭孚信之在中誠意也號者命衆之

辭君子之道雖長盛而不敢忘戒備故至誠以命衆使知尚有危道雖以此之甚盛決彼之甚衰若易而无備則有不虞之悔是尚有危理必有戒懼之心則无患也聖人設戒之意深矣○君子之治小人以其不善也必以已之善道勝革之故聖王誅亂必先脩已舜之敷文德是也邑私邑告自邑先自治也以衆陽之盛決於一陰力固有餘然不可極其剛至於太過太過乃如蒙上九之為寇也戎兵者強武之事不

利即戎謂不宜尚壯武也即從也從戎尚武也利有攸往陽雖盛未極乎上陰雖微猶有未去是小人尚有存者君子之道有未至也故宜進而往也不尚剛武而其道益進乃夬之善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以剛決柔謂之夬剛柔者君子小人之象也小人之害君子也以喜怒之私心往往陰為之謀以行譖害君子之去小人也以天下之公義是以暴揚于王庭孚號其有自取危厲之道而決之也以

一柔而乘五剛自危之道也不能退聽以違之是其可決也告自邑若始自王庭孚號其有厲而決之然後自邑國告之及於四方以見盡天下之公義也夫威天下者不以兵革之利況君子決小人有道存焉豈假威力以強之乎是以不利即戎也利有攸往者乾道將復雖君子不得自已往而決之隨時之義也此舜所以必先去四凶然後天下可得而治矣易說

彖曰夬決也剛決柔也健而說決而和揚于王庭柔乘

五剛也孚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告自邑不利即戎所尚乃窮也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也

伊川先生曰夬為決義五陽決上之一陰也健而說決而和以二體言卦才也下健而上說是健而能說決而能和決之至善也兌說為和○揚于王庭柔乘五剛也柔雖消矣然居五剛之上猶為乘陵之象陰而乘陽非理之甚君子勢既足以去之當顯揚其罪於王朝大庭使衆知善惡也○孚號有厲盡誠信以命其衆而知

有危懼則君子之道乃无虞而光大也○告自邑當先自治不宜專尚剛武即戎則所尚乃至窮極矣夬之時所尚謂剛武也○陽剛雖盛長猶未終尚有一陰更當決去則君子之道純一而无害之者矣乃剛長之終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不可以必勝而忽慢故能矜慎則愈光也○除惡務本故利有所進而後為德乃終並易說

廣平游氏曰揚于王庭誦言於上也孚號誕告於下

也告自邑自近而及遠也夫去小人而播告之脩若
是其詳何也蓋君子之夬也豈徒決其人而已固將
戮一以懲百使天下皆知惡之不可為如四罪而天
下服也然小人之陰慝其慮身甚周其欲害君子之
意甚切將欲決之能无疑乎故初則不勝二則惕號
三猶有凶也雖然彼以其邪我以吾正彼以其凶我
以吾仁又方與羣剛協德盡道以去之其憂不濟乎
故其危也乃其所以為光也若夫九五則據利勢操

至權其除慝之易如雍覓陸甚易而无危矣然才高而性剛必期於夬夬而後已雖未過中於道為未光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彖明剛決柔謂之夬非剛決柔不名夬也然有乾之健故能決有兌之説故能和小人既決合天下之公義故天下説而和所謂四罪而天下咸服也柔乘五剛不得不正其罪是所以必揚于王庭也其危乃光者明信宣布其所以自取危亡之道則

君子之公義乃明矣所尚乃窮者以威力爲尚而不知有道存焉適足以致小人之辭是自窮之道也剛長乃終者五剛既盛必復於乾而後已柔不去則剛不長剛不長非終道也小人不去則君子之道不長君子之道不長非君子之終也剛長乃終必決之義也易説

象曰澤上於天夬君子以施祿及下居德則忌

伊川先生曰澤水之聚也而上於天至高之處故爲

夬象君子觀澤決於上而注溉於下之象則以施禄及下謂施其禄澤以及於下也觀其決潰之象則以居德則忌居德謂安處其德則約也忌防也謂約立防禁有防禁則无潰散也王弼作明忌亦通不云澤在天上而云澤上於天上於天則意不安而有決潰之勢云在天上乃安辭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君子道長故非德之禁可以必行然不可恃令之行无愳以及下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說萬物者莫說乎澤今澤上於天有必下之勢在萬物有必說之理君子法之所以施祿及下是不以富貴自有而與天下共之也施祿及下者君子之所以澤物也居德則忌者君子之所以處已也所處在德不踰法禁之中躬已之厚也子夏所謂大德不踰閑之義也惟躬已厚故可以澤物而天下說之矣孔子曰脩已以安百姓故人君未有不正心誠意脩身能治天下國家者也或謂忌者禁民為非

也夬之象以説下爲主无法禁之義蓋夬之取名本於五剛一柔卦彖論全卦六晝之象故以剛決爲主而象則分兌與乾之二象論之故以説下爲主是以其義不同也輔嗣又以則忌爲明忌失之矣忌猶自有忌憚故亦通不踰法禁之意易説

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

伊川先生曰九陽爻而乾體剛健在上之物乃在下而居決時壯于前進者也前趾謂進行人之決於行

也往而宜則其決為是往而不宜則決之過也故往而不勝則為咎也夬之時而往往決也故以勝負言九居初而壯於進躁於動者也故有不勝之戒陰雖將盡而已之躁動自宜有不勝之咎不計彼也○人之行必度其事可為然後決之則无過矣理不能勝而且往其咎可知凡行而有咎者皆決之過也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言能慮勝而往則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四剛過中已為大壯況夬之五剛爭故

大壯初九曰壯于趾而夬曰壯于前趾則又欲速進其壯矣然初九居剛長之初力未能決有必不勝之理必不勝而往其咎宜也此復所以有朋來无咎之義而夬之初九失之易說

九二惕號莫夜有戎勿恤象曰有戎勿恤得中道也

伊川先生曰夬者陽決陰君子決小人之時不可忘戒備也陽長將極之時而二處中居柔不為過剛能知戒備處夬之至善也内懷兢惕而外嚴誡號雖莫

夜有兵戎亦可勿恤矣○莫夜有兵戎可懼之甚也然可勿恤者以自處之善也既得中道又知惕懼且有戒備何事之足恤也九居二雖得中然非正其為至善何也曰陽決陰君子決小人而得中豈有不正也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警懼申號能孚號而有厲也以必勝之剛決至危之柔能自危慮雖有戎何恤能得中道故剛而不暴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九過於用剛而不知不勝之咎九二處中居險則无過焉是以有兢慎戒不虞之義惕知懼也號明戒也有備則无患故雖莫夜有戎非所憂也得中道者以剛中自治而已非如初九之過於用剛者也大壯以初九九三用壯而二則貞吉皆與夬同惕號鄭氏音號令之號而作號呼者非其義也易說

九三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獨行遇雨若濡有愠无咎

象曰君子夬夬終无咎也

伊川先生曰爻辭差錯安定胡公移其文曰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若濡有慍君子夬夬无咎亦未安也當云壯于頄有凶獨行遇雨君子夬夬若濡有慍无咎夬決尚剛健之時三居下體之上又處健體之極剛果於決者也頄顴骨也在上而未極於上者也三居下體之上雖在上而未為最上上有君而自任其剛決壯于頄者也有凶之道也獨行遇雨三與上六為正應方羣陽共決一陰之時已若以私應之故不

與衆同而獨行則與上六陰陽和合故云遇雨易中言雨者皆謂陰陽和也君子道長決去小人之時而已獨與之和其非可知唯君子處斯時則能夬夬謂夬其夬果決其斷也雖其私與當遠絶之若見濡汚有愠惡之色如此則无過咎也三健體而處正非必有是失也因此義以為教耳爻文所以交錯者由有遇雨字又有濡字故誤以為連也一作誤而相連也○韋𣑱於私好由无決也君子義之與比決於當決故終不至

於有咎也(易並傳)

横渠先生曰九三以陽居陽進決於上是壯于頄也不得中道過壯或凶故曰有凶君子明於事幾能夬於用夬進而緩之以善其終不假用衆故曰獨行使之説從故曰遇雨若濡君子之心終无係累故必有愠雖其有愠於正无害故曰无咎故君子之道綽然餘裕終不為咎也(易説)

白雲郭氏曰夬與大壯内卦三爻相類故初九九三

言壯壯者小人用剛之事也非大者之壯也二卦九三皆具君子小人二義故大壯曰小人用壯君子用罔而此則曰壯于頄有凶君子夬夬是也以小人用壯言之則知壯于頄者小人事也頄面顴也上體也用壯于上而不知有時焉是以凶也君子之剛則與乎此當可決之時則決之君子之道也是以九五之決有莧陸之易小人獨行用壯雖遇雨之和猶濡而有慍況非和乎故其為過實自取之无所歸咎也唯

君子明夬夬之義則終无咎矣故象言終无咎非釋爻辭也蓋言小人之有咎不若君子終无咎也九三雖用壯而上六為應故有遇雨之象夬夬者上之夬夬時也下之夬決之也得夬之時而後夬決也大壯於君子用罔之下復言小人事故曰羝羊觸藩羸其角此於君子夬夬之後言獨行遇雨其義同也皆言君子小人者九三之位有上下之義然小人之歸者多矣故聖人皆重明小人之戒也胡安定以君子夬

夬居若濡有慍之下伊川以獨行遇雨在君子夬夬
之上皆以下有无咎二字難釋然義亦可通不必易
也至諸家非大失其意則不明釋之皆疑故也易說
九四臀无膚其行次且牽羊悔亡聞言不信象曰其行
次且位不當也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伊川先生曰臀无膚居不安也行次且進不前也次
且進難之狀九四以陽居陰剛決不足欲止則衆陽
並進於下勢不得安猶臀傷而居不能安也欲行則

居柔失其剛壯不能强進故其行次且也牽羊悔亡
羊者羣行之物牽者挽拽之義言若能自强而牽挽
以從羣行則可以亡其悔然既處柔必不能也雖使
聞是言亦必不能信用也夫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
克已以從義唯剛明者能之在它卦九居四其失未
至如此之甚在夬而居柔其害大矣○九處陰位不
當也以陽居柔失其剛決故不能强進其行次且剛
然後能明處柔則遷失其正性豈復有明也故聞言

而不能信者蓋其聰聽之不明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一陰在上衆陽爭趨三其正應已獨乘之故行止皆凶牽羊者必讓而先之則爲力也易溺於所趨必不能用故曰聞言不信溺於心者聽必不聰易說

白雲郭氏曰五剛之中九四獨非中正之位故爲不明之象蓋有因循苟安之心且當三陽並進之時已獨居其上則不得其安矣故臀无膚初无果敢有爲

之志故其行次且能自勉以從陽亦可亡其悔以羊很而无知九四之象牽如牽復之牽勉强之意也然有見善不明聞言而不信者其悔亦未能亡也陽善進而隂喜退其位不當則進退不一是以次且君子聽思聰故聞善言則信九四不足以為此易說

九五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

伊川先生曰五雖剛陽中正居尊位然切近於上六上六說體而卦獨一隂陽之所比也五為決隂之主

而反比之其咎大矣故必決其決如莧陸然則於其中行之德為无咎也中行中道也莧陸今所謂馬齒莧是也曝之難乾感陰氣之多者也而脆易折五若如莧陸雖感於陰而決斷之易則於中行无過咎矣不然則失其中正也感陰多之物莧陸為易斷故取為象○卦辭言夬夬則於中行為无咎矣象復盡其義云中未光也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五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

外不失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易傳竝

横渠先生曰陽近於陰不能无累故必正其行然後免咎易說

龜山楊氏曰周公東征邦君御事皆以為不可周公徒得十夫之助決意征之禹征有苗會羣后誓之既已出師朝廷上下宜无不以為當者而益以一言賛

之爲遂振旅而還而苗亦隨格豈周公之德不逮禹乎葢舜之時在廷莫非君子而天下已大治矣且敢逆命者獨有苗而已縱而不治未足爲害如必欲誅之則太平之民自受其病矣故與其勤師遠伐不若脩德以待其來之爲愈也若夫三監之叛其變起王室非可以夷狄待之也況又成王幼冲涖政之初君子之道不勝小人不誅而縱之其禍將不勝救矣當是之時雖无十夫之助周公亦不可已此所以必征

之也易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其辭之𩔖乎

白雲郭氏曰剛長至於五所謂可決之時矣君子於

是決之如決莧陸之易无所用力焉故曰莧陸夬夬

也初之為咎三之有凶皆非知時者也九五得其時

得其位用衆剛之力有決之過无不及焉是以用中

行之道則无咎過則咎也然九五尊位大中居光宅

天下之任其道豈決小人而已哉決小人臣下之事

也雖得中道亦未光也未光有終光之義能充其道

則光矣取象於莧陸二物者如言摧枯拉朽之易也

易說

上六无號終有凶象曰无號之凶終不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陽長將極陰消將盡獨一陰處窮極之地是衆君子得時決去危極之小人也其勢必須消盡故云无用號咷畏懼終必有凶也○陽剛君子之道進而益盛小人之道既已窮極自然消亡豈復能長久乎雖號咷无以為也故云終不可長也先儒以

卦中有孚號惕號欲以无號作去聲謂无用更加號令非也一卦中適有兩去聲字一平聲字何害而讀易者率皆疑之或曰聖人之於天下雖大惡未嘗必絶之也今直使之无號謂必有凶可乎曰夬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必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也道亡乃其凶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夬者小人之道消亡之時也決去小人之道豈盡誅之乎使之變革乃小人之道亡

也適亡乃其凶也雍曰上六之凶適當五剛進決之時不可苟免故言无號終有凶也不可長者又言終凶之速也然號有哀號之意卦有三號字王氏以一為號令二為號呼或皆為號令字獨伊川以二為號令上六為號咷字為當理易說

大易粹言卷四十三

大易粹言卷四十四

宋 方聞一 編

☰☴ 巽下乾上

伊川先生曰姤序卦夬決也決必有遇故受之以姤姤遇也決判也物之決判則有遇合本合則何遇姤所以次夬也為卦乾上巽下以二體言之風行天下天之下者萬物也風之行无不經觸乃遇之象又一陰始生於下陰與陽遇也故為姤易傳

姤女壯勿用取女

伊川先生曰一陰始生自是而長漸以盛矣是女之將長壯也陰長則陽消女壯則男弱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取女者欲其柔和順從以成家道姤乃方進之陰漸壯而敵陽者是以不可取也女漸壯則失男女之正家道敗矣姤雖一陰甚微然有漸壯之道所以戒也易傳

廣平游氏曰姤女壯巽一无巽字為長女也女壯則乘陽

其極將至於為剝故勿用取女而初六有蹢躅之戒也以其為巽體也故為女壯以其陰之初生也一作出

故為羸豕易說

白雲郭氏曰夬之一陰將消之陰也姤之一陰方長之陰也其陰雖同所以為陰則異故夬姤卦象反對其義正相反夬以五剛為義姤以一柔為義也陰之方長女壯之象也自以一陰方長而陽道向消无畏五剛之志欲獨以一柔遇之用壯之甚也是以不可

取也觀一陽之復猶曰朋來无咎而姤以一陰之遇不待得朋是以知其壯也陽至四五而後言壯姤一陰方長即為壯者亦見君子小人之情不同也是以陽為君子而陰為小人易說

彖曰姤遇也柔遇剛也勿用取女不可與長也天地相遇品物咸章也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姤之時義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姤之義遇也卦之為姤以柔遇剛也一

陰方生始與陽相遇也○一陰既生漸長而盛陰盛則陽衰矣取女者欲長久而成家也此漸盛之陰將消勝於陽不可與之長久也凡女子小人夷狄勢苟漸盛何可與久也故戒勿用取如是之女○陰始生於下與陽相遇天地相遇也陰陽不相交遇則萬物不生天地相遇則化育庶類品物咸章萬物章明也○剛遇中正以卦才言也五與二皆以陽剛居中與正以中正相遇也君得剛中之臣臣遇中正之君君

臣以剛陽遇中正其道可以大行於天下矣○贊姤之時與姤之義至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生君臣不相遇則政治不興聖賢不相遇則道德不亨事物不相遇則功用不成姤之時與義皆甚大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非中久不能備卦徳故曰剛遇中正易說

白雲郭氏曰以柔遇剛謂之姤遇之為事天地萬物不能无也无則萬物不生教化不成故地之遇天臣之遇君主於一則可而以一遇五則不可也遇不主

於一豈長久之道哉故貞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是以姤之女壯勿用取也卦辭止於女壯勿用取女而已聖人懼學者止以女子之道而言姤故極天地明教化而言其義之大也天地不相遇則萬物不章剛中之臣非得中正之君則教化不能盛行姤之時義其大如此易說

象曰天下有風姤后以施命誥四方

伊川先生曰風行天下无所不周為君后者觀其周

徧之象以施其命令周誥四方也風行地上與天下有風皆為周徧庶物之象而行於地上徧觸萬物則為觀經歴觀省之象也行於天下周徧四方則為姤施發命令之象也諸象或稱先王或稱后或稱君子大人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建國作樂省方勑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之所為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者王公之通稱易傳

横渠先生曰上所以用柔於下者誥令莫大焉易說

白雲郭氏曰天下風行無物不過后王法之可以施命誥四方夫姤之道最為難用聖人用於施命誥四方之際所謂善用易之道者矣非聖人明之則姤道廢矣伊川曰象稱先王者先王所以立法制若建國作樂省方勑法閉關育物享帝皆是也稱后者后王所為也財成天地之道施命誥四方是也君子則上下之通稱大人則王公之通稱雍竊謂先王王者之

事后則凡有君道者皆同之君子大人通上下有德之稱大人則又德之大者耳故雖匹夫亦可為君子大人顏淵柳下惠是也易說

初六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象曰繫于金柅柔道牽也

伊川先生曰姤陰始生而將長之卦一陰生則長而漸盛陰長則陽消小人道長也制之當於其微而未盛之時柅止車之物金為之堅强之至也止之以金

柅而又繫之止之固也固止使不得進則陽剛貞正之道吉也使之進往則漸盛而害於陽是見凶也羸豕孚蹢躅聖人重為之戒言隂雖甚微不可忽也豕隂躁之物故以為況羸弱之豕雖未能强猛然其中心在乎蹢躅蹢躅跳躑也隂微而在下可謂羸矣然其中心常在乎一无乎字消陽也君子小人異道小人雖微弱之時未嘗无害君子之心防於微則无能為矣

○牽者引而進也隂始生而漸進柔道方牽也繫之

于金柅所以止其進也不使進則不能消正道乃貞吉也易傳

橫渠先生曰金柅二物也處姤之時不牽於近則所往皆凶孚信也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申則申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官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易說

龜山楊氏曰論及陽城事謂永叔不取純夫取之其言曰陽城蓋有待而為者也後世猶責之無已其不

成人之美亦甚哉此論似厚曰陽城固可取然以為法則不可裴延齡之欲相其來非一朝一夕何不救之於漸乎至於陸贄之貶然後論延齡之姦佞无益矣觀古人退小人之道不然易之姤卦曰女壯勿用取女夫姤一陰生未壯也而曰壯者生而不已固有壯之理也取女則引而與之齊也引而與之齊則難制矣陰者小人之象也小人固當制之於漸也故當陰之生則知其有壯之理其有壯之理則勿取女可

也是以姤之初爻曰繫于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金柅止車之行也陰之初動必有以柅之其制之於漸乎蓋小人之惡制之於未成則易制之於已成則難延齡之用事權傾宰相雖不正名其為相其惡自若也何更云待其為相然後取白麻壞之邪然城之所為當時所難能也取之亦是但不可以為法耳語錄

白雲郭氏曰陰之始生雖有方長之漸而柔弱未可有行故利在堅固自制繫而不動以待其時斯可矣

柅止車之物也能以固止為貞則吉有攸往則見凶也苟不能堅固自制以待時譬如羸豕蹢躅信能蹢躅而已安能有為有行哉動而不能有為有行徒有見凶之患所謂非徒无益而又害之者是以必繫于金柅不動可也柔道不能獨立初六之繫蓋為柔道所牽耳夫遇有必動之理而初居不可動之勢以見遇之初猶將有待也易說

九二包有魚无咎不利賓象曰包有魚義不及賓也

伊川先生曰姤遇也二與初密比相遇者也在他卦則初正應於四在一无在字姤則以遇為重相遇之道主於專一二之剛中遇固以誠然初之陰柔羣陽在上而又有所應者其志所求也陰柔之質鮮克貞固二之於初難得其誠心矣所遇不得其誠心遇道之乖也包者苴裹也魚陰物之美者陽之於陰其所説美故取魚象二於初若能固畜之如包苴之有魚則於遇為无咎矣賓外來者也不利賓包苴之魚豈能及

賓謂不可更及外人也遇道當專一二則雜矣○二之遇初不可使有二於外當如包苴之有魚包苴之魚義不及於賓客也 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初六以陰居下魚之象也九二包而有之得相遇之道故无咎初當應四疑九二之包有魚為非蓋姤遇之時遇為先也是以言包有魚无咎也賓者外來之陰也初六之陰二能包之二陰以來不能包也故九二不利賓之來也不利其來者以義不

能包及二陰故也且初六柔道方長必有繼來之陰三四尚遠二當先遇故言不利賓也惟其不能包有二陰故賓之繼來則九二退而成遯時運已化姤遇之道息矣易說

九三臀无膚其行次且厲无大咎象曰其行次且行未牽也

伊川先生曰二與初既相遇三說初而密比於二非所安也又為二所忌惡其居不安若臀之无膚也處

既不安則當去之而居姤之時志求乎遇一陰在下是所欲也故處雖不安而其行則又次且也次且進難之狀謂不能遽舍也然三剛正而處巽有不終迷之義若知其不正而懷危懼不敢妄動則可以无大咎也非義求遇固已有咎矣知危而止則不至於大一有咎字也○其始志在求遇於初故其行遲遲未牽不促其行也既知危而改之故未至於大咎也述易傳

横渠先生曰行而无所與遇故曰行未牽也進退无

所係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三不能安其位者也當過之時无位之過可以止矣當止不止是以至於臀无膚其行次且也至是則危矣且初六得過之位以柔道不能獨立苟不能自制以有待亦有羸豕蹢躅之患况九三非過之位其危宜矣二之過四之應為有其事也无事而行九三也无膚次且之厲本非九三所有蓋未嘗牽勉而妄行焉是以至此然无大咎者三居二四

之間雖行不能越二剛終无妄遇之事故亦无大咎

夬之九四辭相類者夬姤三四反對之爻也與損益

二五同易說

九四包无魚起凶象曰无魚之凶遠民也

伊川先生曰包者所畏畜也魚所美也四與初為正

應當相遇者也而初已遇於二矣失其所遇猶包之

无魚亡其所有也四當姤遇之時居上位而失其下

下之離由已之失德也四之失者不中正也以不中

正而失其民所以凶也曰初之從二以比近也豈四之罪乎曰在四而言義當有咎不能保其下由失道也豈有上一无上字不失道而下離者乎遇之道君臣民主夫婦朋友皆在焉四以下睽故主民而言為上而下離必有凶變起者將生之謂民心既離難將作矣○下之離由已致之遠民者已遠之也為上者有以使之離也並易傳

白雲郭氏曰四與初應為有魚也當姤遇之時初六

見九二而先遇焉是九四失其正應故言无魚也夫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此无魚所以起凶蓋言凶之起自无魚始矣魚民也為君而不得其民能无凶乎四之與初非遠也而曰遠民者視二為遠耳它卦正應有間多為終吉獨姤之時以遇為急故也易說

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象曰九五含章中正也有隕自天志不舍命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下亦无應非有遇也然得遇之有之字道故終必有遇夫上下之遇由相求也杞高木而葉大處高體大而可以包物者杞也美實之在下者瓜也美而居下者側微之賢之象也九五尊居君位而下求賢才以至高而求至下猶以杞葉而包瓜能自降屈如此又其内藴中正之德充實章美人君如是則无有不遇所求者也雖屈己求賢若其德不正賢者不屑也故必含畜章美内積至誠則有隕自天

矣猶云自天而降言必得之也自古人君至誠降屈以中正之道求天下之賢未有不遇者也高宗感於夢寐文王遇於漁釣皆由是道也○所謂含章謂其含蘊一无蘊字中正之德也德充實則成章而有一无有字輝光○命天理也含違也至誠中正屈己求賢存志合於天理所以有隕自天必得之矣並易傳○高宗好賢之意與易姤卦同九五以杞包瓜含章有隕自天杞生於最高處瓜美物生低處以杞包瓜則至尊逮下

之意也既能如此自然有賢者出故有隕自天也後人遂有天祐生賢佐之說（師說）

横渠先生曰杞之為物根固於下瓜之為實潰必自内九五以中正剛健含章宅尊而遇陰柔浸長之時厚下安宅潰亂是防盡其人謀而聽天命者也以杞包瓜文王事紂之道厚下以防中潰盡人謀而聽天命者歟（易說）

廣平游氏曰以杞包瓜者以九二之剛中包初六之

柔脆用賢得民之象也用賢得民則我無為也中心守至正而已故曰含章若是者天實臨之降之百祥將不旋踵矣故曰有隕自天蓋明君之於天下安危利害不慼一作戚字其心居中守正强為善以俟之所以作元命也故曰志不舍命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五尊位中正為道甚大其為遇也宜與夫在下包茅之微故言以杞包瓜也杞大木也君人之象也瓜緜緜相繼之實也民象也爲其木大其

陰緜緜之屬託其本而有生焉是其為包也大矣含章九五之德也有隕自天志惟天命之遇也志不舍命循天之理也以杞包瓜則盡養民之道有隕自天則无妄遇之災是其所以為含章之美也含章非含而不發也内有含章之美故見於外者如此易說

上九姤其角吝无咎象曰姤其角上窮吝也

伊川先生曰至剛而在最上者角也九以剛居上故以角為象人之相遇由降屈以相從和順以相接故

能合也上九高亢而剛極人誰與之以此求遇固可吝也已則如是人之遠之非它人之罪也由已致之故无所歸咎○既處窮上剛亦極矣是上窮而致吝也以剛極居高而求遇不亦難乎程易傳

横渠先生曰窮不知變吝之道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居姤之終不知道之變道既上窮猶欲遇焉是其所以吝也无咎者姤以妄遇則有凶上九既不遇於君又進則无所遇非能得无咎之道幸而

居无咎之位耳與九三无大咎同義 易說

大易粹言卷四十四